

·名人手札·

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(中)

张廷银 刘应梅整理

(十五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两奉手札，一代拟复诗孙稿，一寄示柔翁函，谨拜悉。尊稿周密之至。候柔翁函，至今日不来，故已照尊稿作复，其语气则稍改和缓（因已与诗孙通信数次，故今函亦须前后萦拂）。此与鲁山丈商酌者。至于派人来查书，今尚未到，俟其到后，当照柔翁意，与之周旋。此事务请柔翁始终成全，勿必灰心。附上鲁山文书，乞瞥阅。近日天气甚暖，贵恙小发，宜加意静养勿劳，无任拳拳，肃复，敬请台安。如弟刘承干顿首 十一月廿九日（1940年1月19日） 嫂夫人前小妾请安不另

(十六)

君九大哥大人侍右：

初八日寄上一航空函，谅达笺掌。今寄奉鲁山丈复笺，乞瞥阅。比日柔翁有无信来？如果满铁能允许留沪，尚无多大问题。但诗孙来信，则谓系军部欲留购，此则大相径庭者矣。惟有遵我公坚持之旨，以应付之耳。日前鲁山丈言及桃潭订约中有一事关于旧主者^①（如割东三省则较优待条件尤不利，如实行则置主人于何地，此最可虑者），我辈遗臣不得不注意。鲁山

丈已有函告贞松翁^②，我公似应谋虑及之(京中是否有他种消息，乞示知)。肃此，敬请台安。 如弟刘承干顿首 十二月十一日
(1940年1月30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候

注：

①旧主：指清废帝溥仪。刘承干等人以清朝遗老自居，故以故主而称溥仪。这里所说的事指1939年汪精卫为建立汉奸政权而与日本达成的有关协议，其中一条是汪伪政府应承认满洲国之独立自主。大约这样一来，就明确地将东三省从中国版图上割裂了出去，而且溥仪作为皇帝以亿万中国人为臣民的名义也没有了，所以，刘承干等人很是着急。

②贞松：指罗振玉。罗振玉号贞松老人。

(十七)^①

(弟看人心已死久矣^②，非常悲观，联合同志亦极困难，此中情形，笔难宣达，只有俟晤面时奉告)十年前尘旧梦淡焉，若忘二因邻翁所为未能饯人望因而憎及居停^③，故看来事已绝望，惟有我辈二三殷顽不识时务，冀返虞渊夕照。然一木难支，亦未敢谓能如所期也，奈何？我公谓不可教猱升木，诚然诚然。以比日形势论，前所传者似不致实现，稍觉放心。尊稿已交鲁山丈寄还矣。专此奉复，敬请台安。 如弟刘承干顿首 嘉平月十九日(1940年1月27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

注：

①此函原文前部分未见。

②此语罗振玉亦曾用过，《罗振玉王国维来往书信》载其1923年8月17日致王国维函云：“哀莫大于心死，诸老心死久矣”。

③居停：本义为寄居之所，后引申为暂居他处之人和借住处主人。此处或指桃潭即汪精卫所依赖之日本方面，或指中国方面与日本有联系之某人，具体待查。下文同此。

(十八)

君九大哥大人侍史：

昨上一笺，计登典签。发信后，弟细思之，方悟尊文为旁敲

侧击法。谋事之忠，用志之专，求之当世，欲如公者，恐无几人，可胜钦敬。但最好须将此文传示邻人中之有势力者如板公^①辈，俾约敕其下，真可造福无穷也。吉川^②如在北京，请公为之先容，请其到沪后至弟处，以便派人陪往南浔，至以为感，专此，敬请台安。 如弟刘承干顿首 嘉平月二十日（1940年1月28日）

注：

①板公：疑亦指板垣征四郎。罗继祖《庭闻忆略》云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方也感到箭已上弦，不得不积极去劝溥仪的驾，遂由关东军实力派板垣征四郎派了一名浪人上角利一随同祖父去津，面见溥仪敦劝，……。

②吉川：待考。据本函及下函所云，或为满铁某一职员。

（十九）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昨由鲁山丈转来手札，敬悉一一。弟今日遣敝书楼职员施韵秋往访伊藤所长，伊藤谓吉川尚未至沪，满铁亦无信来，如来，当通知云云。如吉川在北京，请我公告彼，抵沪须通知敝处，以便接洽一切，否则，彼径至南浔，将无从着手也。至于种种风说，亦莫究其所从来（外面颇有风声，咸思染指，故破坏之甚众，实属可恨），只得听其自然耳。景天锡兄信附缴。拜读手札并附柔翁及天锡兄信拜悉一一。天锡兄见义勇为，不辞跋涉，盛谊至可感佩。惟目前此间形势似不致遽尔没收，请以天锡兄之意转告柔翁，看柔翁是否赞成天锡兄之主张，然后决定行止，我公以为何如？（柔翁前次之信附缴）附下致菊生丈及昌鲁兄信，已分别飭送。敬请台安。如弟刘承干顿首 孟陬廿七日（1940年3月5日）

注：

①原件至此处未满行而留空，就语句感觉，似与“手札并附柔翁及天锡兄信拜悉一一”等不太连贯，但所述事情则有联系，姑并为一件。

(二十)

君九大哥大人侍右:

十九日奉覆一笺,计呈典签。昨奉阳历廿九日手札并柔翁函敬悉,今日持谒鲁山丈。托桥川转圜^①一节,深佩热忱,伏恳进行。一面应否由弟函托诗孙(诗孙久无信来),乞酌示。鲁山丈之意,俟桥川方面有端绪,然后致书小竹,庶双管齐下较为周妥。弟藏书约计一万部,十四万册,想较木斋侍郎^②之书为多。然书之价值,须视版本而定,有时亦不能以数量为比例耳。季寔兄尚未回沪,子经^③兄信已代转致矣。柔翁函附缴,专此,祇请道安。如弟刘承干顿首 二月廿六日(1940年4月3日)

(近日又有军人至敝书楼取去碑帖数种,彼久已视为囊中物,何尝有公理之可言耶?)

注:

①转圜:调停,斡旋。

②木斋侍郎:即李盛铎(1859—1934),江西德化人,字羲樵,一字椒微,号木斋。光绪进士。曾任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、出使日本国大臣、内阁侍读学士、太常侍卿等。有木犀轩藏书数万册。侍郎,明清以来各部堂官的泛称。

③子经:即罗振常(1875—1942),字子经,罗振玉从弟。辛亥年间曾避居日本,后回国在上海设蟬隐庐书肆,以书贾终身。

(二十一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:

接奉寄示天锡兄信,读批注数语,知我公瘥闭,又作入院调治,闻之惦念无似。未审入何医院,比日能见瘥否?尚祈摆脱一切,安心调养。家事以嫂夫人之贤明,尽能处置裕如,况令媳辈亦能相助为理,万祈我公勿以撙虑。弟之书事自去秋以来,屡蒙接洽筹画,随机应付,颇费苦心。纵我公笃于风仪,视弟事如己事,而重劳宝贵之精神,弟实踌躇不安。鲁山丈闻之,

亦嘱弟劝公以身体为重，壹意将息，俾获完全根治。北方春寒，尤冀善自珍卫。鲁山丈不另做书，嘱为道意，临书无任惓惓。天锡兄信附缴，专此奉候，祇请痊安。如弟刘承干顿首 三月初三日(1940年4月10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

(二十二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前知旧恙又作，即于初三日肃笺奉候。又奉手札，敬审逐渐见瘥，无任欣忭。书事犹劳廛虑，不安之至。惟近来形势平靖，度亦不致有何下文，尽请宽怀。景天锡兄处，弟已去信，以后有事，当由弟直接函商，务请我公安心静养，早日康复，以慰惓惓之望。鲁山丈信嘱附呈，天锡兄信附缴，肃此奉候，祇请痊安。 如弟刘承干顿首 三月初八日(1940年4月15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

(二十三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初九日曾上一笺并附鲁山丈函，计达签掌。比想我公出院后，气体日愈和胜，鲁山丈与弟极望加意静养，俾达完全根治。敝楼来信云，近日奉令交出钥匙，有步紧一步之意。前蒙代拟之信稿，业已写致鲁山丈转去。鲁山丈谓此信亦聊尽人事，未必有若何效果，同文亦无人至鲁山丈处，未知我公与桥川方面有无接洽过？诗孙近晤见否？专此，敬请台安。

如弟刘承干顿首 三月望日阳四月二十二日(1940年4月22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

(二十四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久思作书，以一月以来左目生眚，废书不观，索然无聊，蹉跎至今。奉读手札并附柔翁函，敬审尊体康复，良慰所期。敝楼索钥一事，始终以延缓应付，今前途亦不复再提，大约亦由

于本地人之作伥。至于同文方面,自从将尊稿缮发后,近晤鲁山丈云,至今寂然无音问,殆已付之字麓耶!书贾(陈济川来薰阁主)^①已由北京来沪,据可靠方面传说,同文之事,彼为厉阶,其意欲藉同文之力将书运沪,然后任其摆布。书贾惟利是视,本不计及有损于我也。今陈若至弟处,亦惟有虚与委蛇,约缓时日,一面用安全办法移转重心,俾操之自我,然后可以高枕无忧矣。知我公关垂甚切,故敢奉告,幸祈释怀。朱明初临,伏冀珍卫。专此,奉复,祇请台安。如弟刘承干顿首 立夏日阳历五月六日(1940年5月6日)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(日前柏皋^②提学同席告弟云:闻前途稳健派之意,先让桃潭试办,如不能收效,再请居停出场云云,不知可信否?)

注:

①关于陈济川及来薰阁,萧乾《救救旧书业》说:“社科院历史所的老研究员胡厚宣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任教。他急需北平来薰阁独家所藏的一部古籍。当时平渝间邮路不通。来薰阁的陈济川竟忍痛把全书拆成单页,作为信件一页页地经香港寄给胡教授。抗战胜利后,胡教授专程到来薰阁致谢并提出结帐,陈济川笑笑说:‘算了吧。’”日本长泽规矩也《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》也说:“来薰阁陈氏名杭字济川,原在文奎堂,起初得到京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的支持,遂以日本人为顾客,揣摩日本学者的心理,有时拿着样本东渡,或者迎合来北京游历的日本人,大有赶上文奎堂之势。他投学术界的戏曲小说研究热之机,不惜重资搜求词曲小说,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,获取大利,一时为其他的书商所羡慕。可是近来通行本逐渐多如山积,所以他翻然警悟,大力搜购清人文集。今年他买了力家的藏书,力家是中医,已故的家主在日本时买回大量的医书和杂书,他所买的只是杂书。陈君年纪正盛,和我同岁,为人也好,和我来往也很频繁,因此很得日本人的信赖,可是见识还不够深。以卖小说获利,前年以150元把嘉靖黑口本《三国志演义》卖给文求堂,又以洋钱若干把原本《平妖传》卖给马隅卿,至今传为话柄。近来日本顾客中出现了不如期付款的现象,使他很为难。”

②柏皋:即叶尔恺,陈玉堂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作(1864—1937前),而据《张元济年谱》及《张元济书札》,张元济在1939年尚与其有过通信。

不知孰是？叶尔恺，浙江仁和人，字柏皋，一字伯皋、伯高。光绪十八年进士。授编修。历主陕西、云南、甘肃学政。辛亥革命后在沪卖字为生。书法工章草。

(二十五)

君九大哥大人左右：

自四月初二日寄奉一笺，并附叔彦年伯母开吊讣告，谅登记室。迄今恰及一月，未得琅函，方以为念，鲁山丈亦颇悬系。日前在潘祥生^①坐上晤昌鲁兄，询知台候如常，稍释长想。书事仍复如此，同文方面阒无动静，盖作伥者本为陈济川，今陈既在北京（不久仍将来沪开一书店），无人构扇，自然束诸高阁也。书楼之书此后搬动较难，因四栅小河并已钉断，虽彼为防御计，绝非属意书楼，然运书亦因之麻烦不少矣。柔翁方面亦绝无消息，大约满铁^②亦不愿再议此事矣。叔彦年伯母开吊，弟极思往奠，并与叔彦丈一叙数年契阔，乃以通行证未能如期领出，临时中止。近闻其家务异常纠纷，总由崧乔辈不能体老人之心，以致如此。曹氏夙以孝弟著，今竟反其道而行之，亦可异也。专此，敬请台安。 如弟刘承干顿首 五月初二日（1940年6月7日） 嫂夫人前小妾附笔请安

注：

①潘祥生：刘承干《求恕斋日记》对其有记载，其他未详。

②满铁：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，为1906年日本在我东北地区设立的一家由日本官方操纵的经济实体，但同时又涉足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活动。日本方面购买刘承干藏书是其首倡，但在进行过程中又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发生冲突。

二、许汝棻致王季烈(10通)

(一)

蠨公同年赐鉴：

读悯锡亡孙谏言，以不禄无成之小子，重荷有道长者之表彰，九泉应泣下矣。衰朽之身，更蒙策励。大文末段气塞天地，

诚贯幽明，后来事纵不可知，而此心则与日月常明，不随江河日下矣。至谢！至佩！我公缕告所留意之英才，我辈志愿目前未克伸者，他日但有人能成之，其成功固不必在我也，闻之颇用为慰。公寄贞一函，谓不可深闭固拒云云。贞一谓实未有人下，顾不知因何误会，岂别有人构之欤？柔甫由白门^①寄弟一函，谓贞一事已与山舟^②谈及，属贞一接到山舟信，宜照办，勿生枝节。然山舟则至今并未来信，只好俟之。柔甫并告以两三日即来沪，来时再谋晤面，详询熟商可也。此间情势忽严重，忽和缓，杞人之忧，其何能释，正不仅一人一家之私痛已也。此身一日犹存，此心一日如沸。暮景昏黄，徙倚无依，其奈之何。松老趋朝过连时当见面，身体精神如何？接其书，极以下走为念，弟实重念两公。贱子不足重轻也。敬请道安，阖第安吉弟汝叩 四月初二日 儿辈侍叩

注：

①白门：指南京。六朝时，都城建康（今南京市）的正南门宣阳门世称白门，故名。

②山舟：未详。

（二）

松老赐鉴：

奉到手示，知拟购龙眼煎服，未审有无效验。弟处有福建兴化龙眼膏，系四年前所熬，此物愈陈愈好，以火气退尽也。现正多方觅便带奉，请收到后姑试服之。惟近来交通困难，寄到恐须时日耳。胡丁氏^①闻子经先生言，接其来信，已赴济南。尊处拟津贴款，本议定俟入堂后拨交，现自当作罢论矣。至于公所代另筹之三数，该善堂若得此，诚如旱甚而得膏雨，但示谓其中颇有枝节，若劳力费手甚至累公烦恼，则善虽可为，而亦不必强为。惟祈斟酌行之。弟目前尚未遽将尊意转知鲍氏昆仲^②也（一切自当谨言，如款已拨得，未知在旅大？在京津？尚

祈示悉,以便此间商量兑汇)。嘉业售书事,翰兄盼成甚殷,已属其再函蟪公。其实松崎先生无不竭力,似亦无庸谆托,特成议迟早,难预期耳。沈老^③渐痊,闻之至慰,此后极宜静养,而家国多故,种种难言,曷胜浩叹。弟虽时为祝宗之祈,而亦不敢不听天顺受,乃沪、淮、扬、邗四寓及侄辈之觅食天南者,种种放心不下。天灾人祸,寝馈忧劳,起观四方,更不知如何为计,天壤间何必常存一废物哉?海上百物昂贵,有过于来示所述者。幸米面虽贵,尚未缺乏,不至食高粱粮粉也。淮地兵匪杂糅,想竹报已详言之。肃上,敬请道安,阖第吉祥。弟期汝棻叩。

十月六日 儿孙辈侍叩

整理者按:此函似为草稿,因内中有篆书所写之语,旁边则附正楷书写的释文。

注:

①胡丁氏:未详。

②鲍氏昆仲:未详。

③沈老:未详。

(三)

蟪公同年赐鉴:

前月下旬奉上芜函,想邀赐答。亡弟静川拟恳抽暇锡以德言,藉光泉壤,不胜企祷。近来各方接洽,能有进一步希望否?以此间所闻证之,似天心尚未悔祸^①,然至诚可以格天,直下急转,未必不有其时,亦强为之而已矣。嘉业售书事,柔甫竭尽心力,未审近日能实在定局否。贞一望眼欲穿矣。公可否再函柔甫询之。另,子经兄函附呈,其所言非目前之事,亦与嘉业售书事无涉,盖以嘉业全部售出以后,其邨架必不任其空,如另购应用之籍,以备检查,以课哲嗣,此实意中之事。蟪隐存书甚多,年来问津者甚少,子经兄前日言自家窘况,犹为第二事累及友朋,宿逋未偿,最用疚心。因思如贞一藏书售定后,复有购

入之事，拟乞公介绍此项生意，让与蟬隐承办，价目必不视他家为昂云云。弟觉此事似与两方均有利益，但仍须俟满铁定议且已交款后方能议及。子经兄亦谓姑请存在心中，到时再烦进行。特此代达。如公将来函贞一时，欲命下走^②，列名函末，即望由公缮就寄下当副署也。统祈酌行，尊恙未复发否？极知辛劳不易避免，然能节劳，总望节之。瑞老^③闻已渐愈，吉人天相，良然之。手上，敬请道安，弟期汝棻叩。十月初二日儿辈侍叩

注：

①似天心尚未悔祸：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1917年12月18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：“欧战似已将就毕，今德军全集西部，英人果受重惩，或即天心悔祸之日乎？”

②下走：指供奔走役使之人。书信中用以表示自谦。

③瑞老：未详。与另函“沈老”似指同一人。

(四)

蟬公同年赐鉴：

昨贞一兄交到手示，并读惠锡四弟挽诗，情文兼至（前文寄上亡弟行述，恳代分致在京诸公，琐渎惶歉，乞恕之）。存没衔感，曷其有极，泣拜以谢。公与咏春^①诸公为松翁谋者，至为周详。未知奉高已至旧都否，殊念殊念。至贞一酬报柔甫一节，自以公所拟者为切中事情，弟已面属贞一，速如尊议办理，不必游移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前日贞一并持刘诗孙函，相示翰臣世兄，谓曾多方托桥川君代向满铁接洽。贞一之意，则一切依赖柔甫一人，不欲别生枝节。乞公再函柔甫，代为声明，不可为他言所惑。贞一复公函内想已详言之矣。叔季人情不可说，吾党团结愈宜固也。敬请道安。弟期汝棻叩 阳月十日 儿辈侍叩

注：

①咏春：即恩华，镶红旗镇江驻防蒙古旗人。爱新觉罗氏，字咏春，又字絨庵，号适斋，室名求真是斋。光绪二十九年进士。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。回国

后任学部总务司司长、陆军部总务司郎中。民国后，历任众议院议员、约法会议议员、国务院统计局参事、乌里雅苏台佐理员，1920年任蒙藏院副总裁。1924年9月任司法部次长，11月即免去。据罗振玉《雪堂自述》所附《罗振玉年谱》，1929年罗振玉初至旅顺，结识蒲圻张国淦，友人有王季烈和恩华。

(五)

蠙公同年赐鉴：

前上一函后，旋奉阳历十二月四日手示，并附柔甫致公书（柔父函中所指似属中西），读之为贞一贺。计自嘉业书楼受制以来，视眈眈而欲逐逐者不乏其人，皆平日握手称莫逆，杯酒言欢者也。今幸柔甫引为己任，其他局外而希入局中者，似皆不能轶乎柔甫之局。则此事妥洽之期，当必不远。我公联缀柔、贞双方之感情，探骊得珠，解人不当如是耶！要亦无他谬巧，只在为谋之忠而已，敬服，敬服！梦楼袒裼而踞炉火，何其智出阿瞞下也。南皮公子^①近况若何？公当晤及奉高^②，先沈阳后春明^③，亦是一法，松老则未必肯移动也。毅甫逝世，闻之感怆，同志日稀，奈何。手复，敬请道安。弟期汝叩。冬月朔

注：

①南皮公子：即张燕卿（1898—1951），直隶南皮人，名仁乐，号耐甫。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习院文科。曾任吉林省军政两署秘书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任伪吉林省政府实业厅长。此后又任伪满实业总长、伪满外交大臣。1937年辞职。

②奉高：指罗继祖（1914—2002），浙江上虞人。字奉高，罗振玉长孙。

③春明：唐首都长安城东面三门，中间的叫春明门，后人即以“春明”作为首都的别称。这里指北京。据《罗振玉王国维来往书信》，罗振玉多次表示不愿移居北京，如1923年10月25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云：“弟实视春明为畏途矣。”1924年7月25日致王国维信云：“弟视春明为畏途，能不入都更佳。”

(六)

蠙公同年赐鉴：

阴历十一月初八日上午，由贞一兄送来公致贞兄及弟之

公函，内附柔甫各纸，读竟为贞兄一慰。此事如过峰越岭，人皆说有虎当关，其实虎未必啞人。为之俛者助之啸，为可畏耳。现柔甫已接洽就绪，两方不日即须交代。而柔甫以避嫌，不欲南来，此固具有苦衷。然为事实计，则仍盼其勉强一行，屈全到底。我公联袂偕来，尤贞兄所翹盼也(以上云云，初八上午即函，贞兄请将原纸附转台阅并转柔甫先生，乃今接贞兄信云未收到，不知因何错误，用将鄙意补述于此，乞垂察)。再者，贞兄昨日又接刘诗孙函，节外有枝，劈则碍节，然不劈亦碍节。贞兄今将来函寄阅，此事柔甫倘能以迅速手腕，由满铁当事即日签字作定，一了百了，浮翳都除，似为上策，仍望公与柔甫商之矣。语云夜长梦多，亦可虞也。另承寄平信一封，尚未接到(航空信所列六条已均拜悉)。意者罗府将择吉迎娶乎，俟得读尊函，再当奉复。咏春同年处，已将四弟行述寄去，知注并闻，专上。敬请道安，晋颂潭福。 弟期汝叩 阴历十一月十六日 贵恙近日想未复发，百忙中仍祈抽暇静摄。

整理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